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李白诗中的“沙丘城”就在古临清

□ 戴敬仁

“我来竟何事，高卧沙丘城。城边有古树，日夕连秋声。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。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李白这首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，是唐代怀友寄思的千古绝唱。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交游，是盛唐文坛最动人的故事，也是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
然而千百年来，这首诗中藏有两大未解之谜，始终困扰着学界：李白栖身的沙丘城究竟在哪里？传世版本中“思君若汶水”一句，是否为诗人原作本貌？长久以来，传世版本的“汶水”二字，让学界普遍将沙丘城指向山东境内——毕竟汶水是鲁地名川，流经曲阜、兖州一带，而李白与杜甫曾同游齐鲁，这般推测看似顺理成章。

但疑点始终无法化解，争议从未停歇：若沙丘城真在山东，为何正史与地方史料均无明确记载？汶水的走向，与李白当年的行踪轨迹真的完全对应吗？缺乏实物实证，所有推测都是空中楼阁，千年诗谜始终难有定论。

千年诗谜，终因一方唐代墓志的出土得以破局。



万仁则墓志盖

唐志出世 锁定沙丘真容

河北邯郸邱县香城固村出土的《万仁则墓志》，以盛唐一手实物史

料，为我们揭开了诗句流传千年的真相，也率先破解了沙丘城的方位之谜。

这方墓志为青石质地，形制规整，碑身刻有28行楷书，共计890余字；志盖为螭顶造型，镌刻四神缠枝纹饰，尽显盛唐长安的恢宏气象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其撰文与书丹者，竟是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耿漳——一位兼具才名与严谨治学态度的唐代文人，这也让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发凸显，极大提升了其史料权威性。

墓志主人万仁则，出身陇西望族，生于公元699年，卒于765年，年长李白两岁，与诗仙所处时代完全重合，并且交游密切。他历任贝州参军、清河县令、贝州刺史等职，是唐代贝州地区颇具声望的官员。志文中明确记载其葬地：“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平原。”短短一句话，直接锁定了唐代沙丘城的精准方位——今河北邯郸邱县香城固一带，彻底推翻了以往沙丘城在山东的种种推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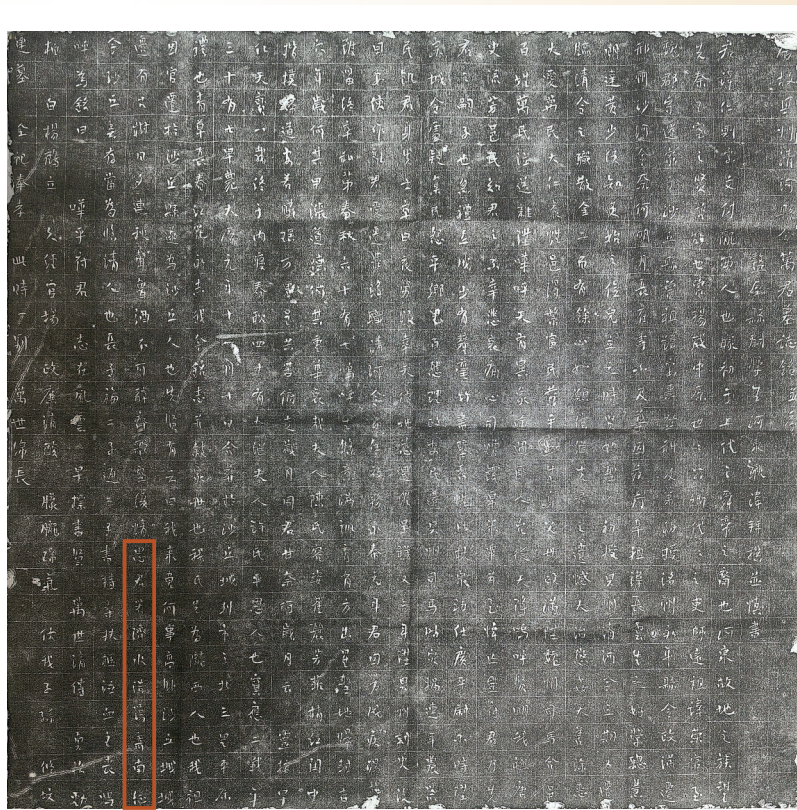
一字勘正 还原诗仙真笔

这则《万仁则墓志》最震撼学界的发现，莫过于对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的完整引用：“思君若济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仅一字之差，“汶水”变“济水”，竟改写了千年唐诗记忆，也成为印证李白原作的铁证。

目前《全唐诗》《李白集校注》等通行版本均记载为“思君若汶水”，而唐代同期的《万仁则墓志》明确书写为“思君若济(济)水”。二者相较，墓志作为唐代中期一手史料，与诗作创作时间相近，其真实性远高于历经千年手抄、复刻、刊刻而易于发生文字讹变甚至篡改的传世版本。

究其原因，“济”与“汶”的行草字形相近，古代手抄文献中极易出现形近讹误。李白诗作在唐代以口传、手抄为主，始有大规模雕版印行。数百年传抄过程中，抄写讹误与后世臆改屡见不鲜。敦煌出土的唐代唐诗写本中，大量诗作与传世版本存在文字差异，印证了唐代文献流传的讹变规律，“济水”误作“汶水”正是这一规律的典型体现。

耿漳的双重身份，更为墓志铭引诗的真实性筑牢根基。其一，耿漳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，盛唐诗坛，李白



万仁则墓志。橘色线框标注处为“思君若济水，浩荡寄南征”

诗作风靡天下，中唐文人多对其推崇备至，耿漳自幼研习李白诗作，对其经典篇目烂熟于心，作为知名文人，他应该没有抄错、篡改诗句的可能，引用的应是诗作本貌。其二，耿漳与万仁则有师生渊源，志文中耿漳自称“学生”，为恩师书丹墓志时，特意注明“罄屋县尉学生河东耿漳拜撰并慎书”，极尽恭敬之态。万仁则身为贝州名士，为官期间或与寓居沙丘城的李白有过诗文交游，应该知晓诗作原文；耿漳撰志时必然谨遵师言、严谨考据，绝不会出现文字疏漏。结合敦煌出土唐诗抄本多有异文的史实，足以证实：传世版本的“汶水”，实为后世传抄过程中的谬误，李白原作应为“济水”。

渠水证史 文脉情系临清

这一字正本，不仅还原了诗作文字本貌，更锚定了李白怀友之情的真实地理依托。据史料互证，隋唐两代曾两度设置沙丘县，治所均在今邱县香城固一带，李白“高卧沙丘城”之时，地处三州交界的沙丘城，只是临清县治下的一处古城。这里是唐代交通与文化要地，而诗句中的“济水”，实则是流经此地的

永济渠水系。

永济渠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纵贯古临清，南连黄河、北通涿郡，是当时关中与河北沟通的主要通道，商旅络绎、文脉绵延，曾见证过李白笔下“舟车奔日冲”的繁华盛景。李白驻足沙丘古城，将对杜甫的绵绵思念，托付给永济渠的浩荡碧波，随水南行寄予挚友，情景相融，意蕴深长。

一方唐墓志，解开双重千年谜题：它不仅敲定了沙丘城的准确位置，更正了唐诗传抄的千年谬误，更补全了李白在河北地区的交游创作轨迹，让我们得以窥见盛唐文坛的真实风貌。原来诗仙的思念，并非寄托于鲁地汶水，而是随古临清永济渠的济水长波，遥寄给南行的挚友杜甫。

岁月沧桑，传抄或许能掩却史实，但沉睡的文物终会为历史发声。经历一千余年的历史变迁，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段已经演变为聊城西部与河北邯郸的分界河，名称也演变为卫运河。一则唐志，一字之辨，既校正了唐诗文献的讹误，又让李杜二人的深厚情谊，在纵贯古临清的永济渠文脉中代代流传，也为运河文化、唐代文史研究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实证。

(本版图片由万文礼提供)